

**蔚蓝色文艺季刊（总第四十八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562) 633-8980

传真：(562) 633-8986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迈克

编委会：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芬、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2 No.48 December 2013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b>圣诞之旅</b>	圣诞之星 . . . . . 里斯·帕斯特纳克 著、海燕 译	02
	马利亚 . . . . . 斯蒂芬·米切尔 著、海燕 译	05
<b>流动印象</b>	仁慈天使 . . . . .	上宇 06
<b>片刻的空间</b>	在平安夜让我们歌唱圣婴的降临 . . . . .	张勇进 12
<b>时光村落</b>	简单的奇迹 . . . . .	笛安 14
	时间短语（外一篇） . . . . .	七路 18
	一个冬日的夜晚 . . . . .	虞子 21
<b>下午茶</b>	摊牌 . . . . .	莫非 22
	醒悟 . . . . .	小光 24
	墙壁上的咖啡 . . . . .	佚名 25
	那光是真光(外二篇) . . . . .	王东莉 26
<b>在时间的塔上</b>	我愿意（外一首） . . . . .	苏小和 28
<b>重返伊甸园</b>	玫瑰就是玫瑰 . . . . .	匙河 30
<b>在路上</b>	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 . . . . .	任不寐 33
<b>生命河畔的对话</b>	一个50后和90后的哲学对话 . . . . .	志明、Felicia 38
<b>哲学与真理</b>	上下（二十三） . . . . .	刘同芬 41
<b>果实里的阳光</b>	在永恒的光亮中生活 . . . . .	陈宗清 52
	对幸福的回应—史怀哲人生的重要决定 . . . . .	华姿 53
<b>稿约</b>	. . . . .	55
<b>索阅启事</b>	. . . . .	56
<b>封面\封底 文</b>	. . . . .	里斯·帕斯特纳克

# 圣诞之星

[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著

海燕 译

是个冬天。寒风  
击打着原野。  
从山坡巨石掏出的畜棚里，  
婴孩冷得发抖。

一头牛呼出的气息  
暖了他。从洞穴里的  
这头家畜，  
温润的薄雾漫过马槽。

拍了拍沾在羊皮袄上的  
干草屑和粟粒，  
牧羊人睡眼迷离，  
在山崖上望着夜半的远方。

远处是大雪覆盖的田野，  
墓园，石碑，村舍的篱笆，  
雪堆下露出的两根车辕，  
和簇拥着繁星的夜空。

近处，这才发现，  
比小屋窗口的一盏油灯  
更加卑微，一颗星照在  
去伯利恒的路上

它的辉芒，不过像  
一个金黄的草垛一样，  
但其上飘舞起了火焰，  
火焰映红了打谷场。

它变成了火的高塔，  
燃烧的秸秆腾空而上。  
宇宙万物  
都因这颗新星而震惊。

这颗星星之上，红霞漫漫，





是兆头在闪耀，  
有三个博士从东方赶来，  
受了旷古之星的感召。

他们身后跟着驮宝的驼队，  
还有备鞍携缨的毛驴，逶迤蜿蜒的，  
下山的时候是蹑着细步在走。

一切都会接踵而至，  
涌现自一个奇特的异象。  
所有世代的思想，愿望，和全人类，  
将来的画廊和博物馆，  
小精灵的嬉戏，种种神迹，  
地上的枞树，小孩子的梦，

烛焰的每一次颤动，每一件饰物，

金铂片的每一缕辉耀.....

寒风击打着原野，愈加残酷而暴烈。  
.....每一只苹果，每一朵黑眼睛的金光菊。

赤杨挡住了池塘的一角，  
但站在山崖上，透过有白嘴鸦巢穴的树冠，  
另一角却是依稀可见的。

牧羊人赶过去并不算难，  
当骆驼和驴子正在绕过磨坊的水塘。  
“咱们跟上他们，一起去朝拜吧！”  
牧羊人说着，裹紧了身上的羊皮袄。

趟过雪地让他们浑身燥热，  
赤脚下的路，像一条云母石铺出的街，  
穿过发亮的牧场，到客栈的棚屋。  
牧羊犬沿着星光下的足迹狂吠，  
生怕足迹像余焰将尽的残烛那样消失。

这个冬夜真像是个童话，  
是谁从积雪的山上下来了？  
眼不能见，夹杂在队列中间。  
牧羊犬警觉地回头，转了一圈，  
觉察到了危险，紧紧地贴近了牧羊人。

原来是几位天使与人同行，  
走同样的路径，穿过同样的土地。  
他们的身形是隐遁的，  
不过脚印倒是留在雪地上。

这群人就围到巨石的面前。  
天就要亮了。香柏的树干从黑暗里凸出来。  
——你们是谁？马利亚问道。  
——我们来自牧羊部落。我们是天上的使者。  
我们来给圣婴唱赞美诗。  
——里面站不了这么多人。请等一等。

等待在黎明前灰烬般的黑暗里，  
东方博士和牧羊人急得跺了跺脚。  
远道骑行的与跣足步行的争论着谁先进去。  
骆驼和毛驴争着靠近

那个由原木凿出的马槽。

天亮了。黎明扫光了残星。  
这些人中，马利亚先招呼了  
东方博士，让他们进入狭小的石门。

他，安睡在橡木的马槽里。  
明亮如照进树洞里的一道月光。  
没有羊皮袄，温暖他的是  
毛驴的唇，公牛的鼻孔。

他们站在幽暗中，  
相互耳语，摸索着词语。  
突然，黑暗中，一个碰了另一个，  
让他向马槽左边挪一步，  
他转身一看：一位嘉宾——  
圣诞之星，从窄门照着圣婴。

根据Nina Kossman的英译诗歌译出。

# 马利亚

[美] 斯蒂芬·米切尔 著 海燕 译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圣经·路加福音》1:48

她站在桌子旁边，位于  
你视野的中央  
她的左手  
几乎碰到了  
水罐的提耳，她的右手  
轻轻地触到了窗棂  
安详如晴朗的天空  
一袭蓝裙，明暗渐次变化的  
乳白色棉织头巾  
她若有所思  
她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丝  
最精细、最慈爱的  
笑意，她是为一个瞬间所俘虏了

如同一枚雪花  
落在温热的手掌上  
她站立的姿势  
几乎没有了重量  
完全被吸引了  
沉浸于一种满足  
天上的信使捎来的那句话的应验  
她俯下身来，瞳睛里投下  
无限的温柔  
如同窗口满溢的晨光  
一个新生的婴孩  
她张开了双臂  
要把他抱在怀中，永永远远



# 仁慈天使

上字

《主教之妻》是一部黑白美国老片，又名《仁慈天使》，故事发生在圣诞节。

主教大人亨利（大卫·尼文扮演）为了替一个新城市的大教堂募集资金，祈求上帝的帮助。善良的天使应主教的请求于圣诞节降临人间，帮助这个疲惫不堪的神的仆人。没想到，天使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主教的妻子（不可置信地想当然），只有天真烂漫的美国人才拍得出这样幼稚的情节。但此片获1948年奥斯卡奖。

## 一

雪花飘飘的圣诞夜，小孩子们在街头唱歌。一位风度翩翩的男生走在雪花中。马路边，他搀扶一个盲人过马路。小贩与路人为圣诞树讨价还价。一位温柔有礼的妇人走入镜头。她是个寡妇吗？她脸上似乎缺少喜色。

怎么啦？路上的车子为什么老在人前急刹车？差点撞到一个瞎子，一个婴孩，一对师生。是在隐喻人们的脚步吗？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需要急刹车。

## 二

女人匆匆回家。原来她是主教之妻朱莉娅（洛丽泰·杨扮演）。家里，坐了一群衣冠楚楚，正儿八经的人。为什么大伙儿对她含着怒气？一位贵妇对着主教大呼小叫，主教对妻子也颇不耐烦，因为她迟到了，怠慢了客人。哦，那当然是为了钱！为了建造一座教堂的款项，主教不得不对有钱的贵妇卑躬屈膝。这些人终于离开。

亲爱的，妻子说，你曾经是一个喜乐的人，你总让我快乐，也让周围的人快乐！亲爱的，明天是圣诞节，我们可以一同出去散散心吗？好的，亲爱的。我保证。

好不容易坐下吃饭，刚拿起餐具，电话铃随即响起。又是一个不得不接的电话！什么，董事会？主教脸上乌云密布，明天与妻子的约会当场泡汤！

主啊，帮助我！主教开始祷告。

### 三

奇迹出现了！天使巴特列（加里·格兰特扮演）出现在主教身旁。

主教：你是谁？

天使：我是安琪儿。

主教：你真是安琪儿吗？

天使：你必须靠信心相信我，你紧张了？

主教：没有。

仆人们交头接耳。他看上去不正常。没有人期待他正常，他是个主教嘛！





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天使：你到底是要造那座教堂，还是要使你妻子朱莉娅幸福？

主教：我……

天使：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我无法帮助你。

## 四

圣诞夜，巴特利对尽忠的秘书说，回家吧，主教圣诞讲道稿我来帮你打字。秘书欣然离开，天使口述，打字机噼里啪啦自动打字。天使手捧一叠卡片，一抛，所有卡片立刻各就各位。

嗨，巴特利天使，什么时候可到我书房来一下？我也有一堆卡片需要发送！

巴特利叔叔！主教的小女儿德比像一只小蝴蝶，飞跑到天使身边，妈妈说你很能干！

是吗？

室外，德比哭着跑到天使身边。其他小朋友不欢迎我！我太小，我玩雪球打不远，打不准。

这有什么难的？天使领着德比投了一个雪球，当然是又远又准啦。小德比顿时成为最抢手的玩伴儿。天使与小女孩，天使与使女，天使与主教之妻——无论在何处，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天使同在，一切都那么畅快，那么顺利，那么轻松，那么蒙福。

## 五

这天，朱莉娅与天使同到一个餐厅。邻桌的女人们虎视眈眈。啊，主教之妻怎能与一个不是丈夫的俊男走在一起！他俩还亲密地手拉着手！原来，天使正在为朱莉娅看手相。

天使：世界在变，可是，有两样东西始终不变，永远受欢迎，那就是青春和美貌。

朱莉娅：我会变老……





天使：你不会，会变老的人生下来便是个老人，你永远年轻！

朱莉娅：我还有救吗？

天使注意到虎视眈眈的女人们。他出其不意地邀请所有女人们一同用餐，敌意立刻化解，朱莉娅喜上眉梢。

## 六

场景切换到教授家。教授正为着他未完成的著作而苦恼，然而，神迹悄悄发生。天使的手指一挥，酒杯满溢。天使甚至无需手指，眼睛一瞅，杯子再次满了酒，而且，酒瓶里，酒自动回升，总是满满的。教授递给朱莉娅一枚硬币。天使告诉教授，那是凯撒之妻的硬币，全世界只有一百枚，价值连城哪！

啊，我看到了第一颗星星！朱莉娅说。朱莉娅对着星星许愿。她在祝愿爱情临到吗？天使充满爱意看着朱莉娅。

老教授仍为尚未完成的历史著作发愁，我可能没有时间写完我的书。他对天使倾诉。你会写完的。天使安慰他。

神迹就在他身边发生。教授警觉到了，他信。

## 七

可是，主教却不信。巴特利，主教央求天使，请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请你让桌子飞起来！桌子飞起来我就信你真是一个天使。

啊，主教，我来不是干这个的。

天使生气了。他看了主教一眼，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天使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主教和他妻子的饭桌上。朱莉娅欢快地唱着歌。主教妒嫉了，一脸不高兴。可是，天使却一点也不生气。他兴致勃勃地席地而坐，绘声绘色地给主教的女儿讲故事呢。他讲的是以色列王大卫的故事。

你知道吗？天使对小女孩说：安琪儿降临，将好主意置放在人们的

脑子里，人们还以为那是自己的主意呢。天使朗诵着大卫优美的诗歌：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

此刻，主教、朱莉娅、仆人们站在门口，每个人都感染了大卫的信心，脸上浮现安详的喜悦。

## 八

接着，是一出黑色幽默剧。

这边，在有钱的汉密顿夫人家，主教毕恭毕敬，低声下气。好，好，教会的名字可以加上汉密顿先生的名字。圣徒约翰的形象可以隐喻汉密顿先生。主教离开时却发现，他的屁股粘在了汉密顿家的座椅上了！椅子和屁股怎么也撕不开。

那边，在一个教堂，天使陪着主教之妻，喜气洋洋。教堂里原本里只有两个孩子来练习唱赞美诗，天使手一挥，出现了其他的孩子。他的手再次一挥，人数再度增加，男童们鱼贯而入，组成一个少年诗班。孩子们的赞美诗如天籁一般。喜悦之光呈现在主教之妻脸上，天使脸上，牧师脸上，孩童脸上，那是上帝的面光。

主教之妻充满爱意地看着天使：你在哪里，哪里就喜乐顺利！

## 九

回家的路上，天使为朱莉娅买了一只漂亮的帽子。俩人乘坐计程车回家。

你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吗？人们走得太快，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走向哪里。

1948年美国计程车司机与2013年中国计程车司机一样能说会道，而且，他们都是最敏锐的社会观察家。

## 十

我们下去滑冰吧。好吧，就一下，为什么不？天使对朱莉娅说：放松。你的帽子很漂亮！

巴特利与朱莉娅双人花样滑冰。巴特利虽然不年轻，而且偏胖，可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滑



得还真不错。爱，让女人妩媚。朱莉娅看上去快乐而美丽。

计程车司机也加入了滑冰。放松。巴特利告诉东倒西歪的他：靠着我！别离开我，巴特利。不一会儿，计程车司机发现自己滑得越来越自如了，咦，我会滑了！三人一起，在冰上翩翩起舞。有天使真好！计程车司机笑得像个孩子。

回到家，天使不客气地对主教说：你牺牲了你的准则。主教大怒：你滚，你滚！你抢走了我孩子的爱，你抢走了我妻子的爱！天使微笑，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到其他地方去了。

## 十一

汉密尔顿夫人家。在跳跃的炉火前，巴特利坐在竖琴旁，弹奏着汉密顿生前喜爱的音乐。

天使温柔地对汉密顿夫人说：请告诉我，你和艾伦的事。说着说着，汉密顿夫人哭到在天使肩上。

我要将钱献给穷人，她说。

听，圣殿钟声响起。天使站在教堂门口，微笑。主教站在圣坛前，讲着耶稣诞生的故事。

美轮美奂的圣诞树前，有一双袜子，其中装着慈爱与宽厚……

### 注释：

这部宣扬人性真善美的节日影片，温馨而幼稚。1996年重拍成黑人版，叫做《牧师之妻》（The Preacher's wife），由丹泽尔·华盛顿和惠特妮·休斯顿主演。



# 在平安夜 让我们歌唱圣婴的降临

张勇进

每年的平安夜，全世界的基督徒，甚至许多非信徒都会在教堂、家里或公共聚会场所聆听或唱圣诞歌，圣诞歌是最具有温馨的节日气氛的音乐，因此，每年的圣诞节前，各种圣诞音乐制品也进入了销售旺季。

作为一个对音乐有偏爱，并且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收集基督教音乐作品，迄今已收集了五十多张CD，其中，除了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等人的《弥撒曲》等大型交响作品之外，我收藏数量较多的仍然是圣诞歌曲，那些歌曲由不同时代的作曲家创作，不同国家的人民世代流传，并经当代不同风格的歌手演绎，逐形成了音乐世界中一个独特的门类。

圣诞歌曲大多属于慢歌，旋律一般比较平缓，歌唱者可以在缓缓的乐音中表达对主耶稣由衷的感恩和虔诚的爱。其实在教堂里，唱诗班的作用就是以虔诚的歌声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在国内，除了人们比较熟知的《铃儿响叮当》之外，比较流行的圣诞歌曲还有：《圣诞夜歌》（理查德·威利斯曲，爱德蒙德·西尔斯词）、《马槽歌》（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曲，马西·路德词）、《平安夜》（约瑟夫·穆尔曲，弗郎茨·格吕伯词）、《圣

诞佳音》、《普世欢腾歌》（弗里德里克·亨德尔曲，伊萨克·瓦茨词）、《祝你圣诞快乐》、《圣诞树》（奥古斯特·查尔纳克词）等歌曲，这些歌曲随着人们对圣诞节的逐渐重视，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熟悉并喜爱。

收集圣诞CD也是一个心灵愉快的过程。在国内，我最早收集的藏品都是在马路上那些小摊贩那里淘来的，这些小摊贩不知从哪里得到很多被海关打残的CD唱片，这些CD都是原版进口唱片，尽管被打残了，但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曲目仍然清晰真切，所以有段时间我对打残CD乐此不疲，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收藏品《A Victoria Christmas in Song》、《Praise Worship: Lord of All》等都是当时淘来的残品CD。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朋友的带领下，我终于在北京的西四找到了一家音像店，那里常年出售各种原版CD，因此我的收藏开始有了不少经典的非残品。

在收藏圣诞CD的经典作品中，我不能不提到瑞典的《黑教堂》这张，据说，这张CD是“历史上被HI-FI发烧友播唱次数最多的歌曲”。我最初听到这张CD是在一个朋友家，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临走时死皮赖脸地非要从朋友处借走不可。回家后，

我反复聆听，实在太喜欢了，于是一直借故拖着不还。不过在这之后，每当在淘CD时，我都会特别留心《黑教堂》这张CD，也陆续买了很多张《黑教堂》送给我的其他朋友。

在国外歌手演唱的圣诞歌曲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席琳·迪昂的《These Are Special Times》这张专辑，这不仅是因为她独特的嗓音，而且也是因为这些歌曲的旋律，尤其是她与安德烈·波切利合唱的《The Prayer》，这首歌我百听不厌，当然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相信，只有内心充满感恩的人，才能如此深情地演唱。

国内出版的圣诞歌曲，最初是随着国内基督教传播的需要而逐渐流行起来的，而且一开始大多属于地下出版物。但是，随着国内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以及唱诗班水平的提高，国内的圣诞歌曲从创作，到演唱，到录音，到出版，到销售，逐渐趋于完善，而且也开始有了原创性的作

品，例如，在国内教会中比较流传的小敏的圣歌，据说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河南女孩，已经创作了上千首圣歌。另外，北京教徒文天等人创作发行的《爱在盛开》、《永恒的和平》也都属于国内创作的圣诞歌曲，得到很多教徒的喜爱。不过，在我看来，国内出版的圣诞歌曲中最为成熟的，还是由北京南海声像公司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圣诞歌曲精选》，这张CD不仅配发歌词原文，而且还附带一本书《永远的平安夜》，收集了很多富有灵性的有关圣诞的美文，使人爱不释手；另外，这张CD是由小星星合唱团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队合作灌制，显示了非常高的专业水准。





# 简单的奇迹

笛安

我寻求的东西很简单，只不过是奇迹而已。

所谓奇迹，就是指庸常到不能再庸常的生活里，一些非常奇妙的瞬间。在那样的瞬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跟文字里的世界产生了一刹那的无比优美的重合。在这样的瞬间到来的时候，我能清楚地听见这两个世界“咔嚓”一声，像两个金属的齿轮，准确无误地链接上了。

比如说，我3岁那年，某一天中午，当时家里请来带我的阿姨像平时一样给我围上吃饭用的小围嘴，但是突然间，我在阿姨的眼睛里看见了两个小小的、淡淡的自己。我于是非常惊喜，甚至可以说煽情地跟她说：“阿姨的眼睛里有宝宝。”我想这个阿姨注意到了我的语气里那种微妙的变化，因为这种孩子的煽情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感动一个大人，于是阿姨非常配合地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地，并且专注地说：“宝宝的眼睛里也有阿姨。”那一瞬间我幼小的身体里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庄严的东西。用我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之间感情的交流，以及互相的信任。但是当时，我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个时候我不是那个平时跟阿姨耍赖或者哭闹的我，阿姨也不再是平时那个威胁我说要把我的恶行告诉我爸爸的阿姨。我们两个人在这简短的对话里，不约而同地化腐朽为神奇。3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感动，她只知道这种东西在生活里其实非常稀少。

是的，非常稀少。但是她笃定地相信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小的时候她有的是耐心来等待这种奇迹的降临。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她慢慢懂得了在空气中嗅出奇迹的味道。

5岁那年，爸爸把我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我们一起从一个斜坡上飞速地滑行下来。爸爸故意不捏闸，任由自行车没头没脑地冲到面前的院子里。我开心地尖叫着，然后我看见，那个院子里面开满了槐花，我和爸爸是在满地落着的槐花上边飞翔。那个时候自行车变成了一个饱满的弹弓，而它刚刚发射出去的那颗石子，就是我的心脏。奇迹来了，又来了。我又一次地活在了化学





实验室的真空里面。没有日常生活的繁琐，没有所有那些我厌倦的东西，只有奇迹，只有干干净净的激动、狂喜，还有满地落花，还有满院子默契的静谧。这种奇迹原本只存活于文字所创造出来的幻境里，但是它终究还是会在我的眼前出现的。我才5岁，但是我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这就是我要的东西。除了这样的奇迹，我什么都不想要。

于是，自然而然地，我就天真地，并且无耻地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奇迹。

虽然我并不漂亮，虽然小时候大家都认为我是个神童，但是我上学以后就没人再这么认为。虽然我长大的经历，跟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虽然我的身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荡气回肠的故事，可是我就是知道，我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文字的意境。我终有一天会变成我所痴迷的那种瞬间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瑰丽地绽放。

只可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努力以及如何奋斗，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能不能算是一个目标。我活了24年，这24年我就像是一个蹩脚的考古学家，一丝不苟，或者狼狈不堪地鉴定每一个奇迹的真伪，鉴定真实的世界和文字的幻象之间那道让人抓狂的、微弱的分界线。当我在这种无望的鉴别中间心力交瘁的时候，我不由得暗暗地叹气，觉得人生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 二

我是在幼儿园里看见上帝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

那间幼儿园非常让人失望。那里的老师成天训斥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牲口。那里的孩子们似乎非常不在乎自己被当成了牲口，嬉笑、打闹、争执等等都还在没完没了的呵斥声中照常进行。再加上他们还要发给我们一种难吃到恐怖的橘子酱面包，并且强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那一天午后，我非常沮丧地坐在小板凳上失望地想：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奇迹？我已经非常努力地去跟



着大家唱歌、折纸，努力地做一个好孩子，能做的我似乎都做了，可是奇迹依然没有降临。

然后我就听见了一声尖厉的刺耳的哭喊。再然后就是一群小朋友此起彼伏的惊呼。我们班的一个小女孩从滑梯上摔了下来，血流了一脸。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血，活生生地流出来。我周围的小朋友们的脸上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恐惧。周围的空气突然间变得黏稠，传递着活灵活现的惊慌。那个女孩子一直在哭，她的那些血让我在一瞬间失去了感觉和反应的能力。我怕。但是就是在这巨大的恐怖中，我惊慌失措地发现了一件事，我眼前的这一切，居然也是个奇迹。因为这个瞬间里，这间幼儿园里所有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都已经悄然退场，粗暴的老师，麻木的小朋友，以及惨无人道的橘子酱面包都不存在了。恐惧这个东西，就这样干干净净地出现在我眼前，从文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幻觉里走下来，带着新鲜的、一点都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过的气息，赤裸裸地跟我面对面。

原来奇迹并不只是令人愉悦的，原来奇迹并不只是令人激动欣喜让人拼了命也想要握在手心里的，原来奇迹也可以以这样难看的形式存在。我无条件信任的东西第一次在我眼前呈现出来丑陋的一面，我不知道原来奇迹也可以伤害我。可是当时我太小了，我表达不出来所有这一切，我只是努力忍受着小腿肚子微微的震颤，然后对自己说：我讨厌这个幼儿园。

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眼前的。他是个中年人，高大有力，穿着一件很旧很旧的粗花呢外套，推着一辆满大街都看得到的自行车。他对我微微一笑，然后把我抱起来，放在他自行车的横梁上。然后他非常潇洒地跨到自行车上，我们扬长而去。

我的小脑袋正好可以碰到他的下巴。他温热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说：“好孩子，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我创造出来的世界呢？”

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我来说有些过于深奥，所以我只好真诚地、抱歉地看着他，一筹莫展。

“我承认，”上帝有些沮丧地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糟糕的地方。每一年，我都会碰到一些像你一样无论如何都不喜欢它的人。孩子，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欣赏，或者说理解我的作品，你明白吗？”

我安静地摇摇头，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愧。

他突然笑了，他的笑容很温暖，不像我熟知的、成年人脸上常见的那种微笑。他说：“我给了你一对很好看的大眼睛。”

我是个有礼貌的孩子，于是我说：“谢谢。”

接着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孩子。因为只有我才能创造一个世界，可是你不能。你没有办



法选择，你只能待在我的作品里面。”

我说：“是因为你是个大人，可我只是一个小孩儿吗？”

他说：“不是，就算你变成了大人，也做不到这件事情。”

我说：“那我该怎么办？”

他说：“这没什么，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习惯这件事情了。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像天是蓝色的、太阳是红色的一样自然。”

我摇头：“太阳不是红色的。太阳是白色的。”

他点点头：“那好吧。”

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我问他：“太阳到了晚上就变成月亮了，你说是不是呀？”

他再一次温暖地笑了，他对我说：“是的。”

在送我回幼儿园的路上，上帝给我买了一支四角钱的奶油雪糕。我很迟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我跟他说我妈妈从来都不准我吃雪糕，因为她说雪糕很脏。然后上帝就非常诚恳地说：“不要紧，回头我去惩罚她。”

我立刻对他肝胆相照了，我说：“我过4岁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吃蛋糕。”

他说：“我就不去了，我很忙。不过你记住，我有礼物给你。”

然后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夕阳里面去了，半路上转过身来跟我挥手，挥了很多次，很多次。夕阳里面是他的轮廓，是他清晰地挥手的样子。可是大人们都兴奋地说，那天有日食。

后来我收到了上帝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的弟弟。我的弟弟不是人，是一只玩具小熊。20年来，他是最亲的弟弟。我发誓要尽我全部的力量来保护他，因为我和他之间，血浓于水。虽然他的身体里没有血，只有棉花——但是这只是细节，可以忽略。

(节选自中短篇小说集《妩媚航班》，笛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 时间短语（外一篇）

七路

窗外又下着雨，预报说，有雨夹雪。妻儿已经睡去，我一个人坐在窗旁，看不见雨也看不见雪，只能看见延绵不绝的黑夜和自己的影子。博尔赫斯说：“谁听见雨落下 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 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我听见了雨声，为什么却听不见花开的声音，听不到彩虹的言语呢？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心和坟墓都是隐蔽的私邸，每个人都终究抵达。

我渐渐能读懂《圣经·诗篇》中大卫的埋怨和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在苦难之外明白苦难呢？谁能在争战之外明白生死呢？大卫选择了成为弱者，然后他成为王者。基督选择成为柔弱，却成为所有痛苦者坚不可摧的温柔的坚强。上帝让我选择成为了丈夫和父亲，我才知道上一辈人的艰辛。艰辛是靠着生命的繁衍传递的。喜望这些天生病，咳嗽发烧拉肚子。咳起来像只小狗在叫，他自己都被自己吓得成夜成夜地眯着眼睛哭，谁哄都没有用。带他

去挂水，在脚上扎针。扎之前，喜望还在望着别的小朋友，指指点点。当把他放在台子上时，他就开始按耐不住掉眼泪，我说：宝宝要勇敢啊。他还不会说话，哭得让我不忍看他。扎完针，才发现，点滴不通。需要重打。他哭着挣扎着哽咽着，我用一只手就能按住他娇嫩的小脚，我却再也说不出，宝宝你要勇敢的话，那一刻我才知道，《圣经》说，父母尚且爱自己的儿女，何况是天父呢？

我渐渐明白《圣经》中为什么这么强调信，望和爱。置于一切试探或试炼中，能走下去的除了这些，还能有什么真正的安慰呢？有时候我试图前进，却不得不退后几步，甚至最后退到了起步的原点。内心的挣扎，在外面的平和下，却惊涛骇浪。我能逃到哪里呢？我所面对的是比我更柔弱的妻子，我明白她生命的困境，却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就像代薇说的：“人生太辽阔，无法有真正的相遇，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们，身体里交织着众多的方向。我终于肯定，使我伤感的不是这条触景生情的大街，而是不知哪次和你说过再见之后就真的不再见了。”在无能为力下，我知道，我本来早已僭越了这份只属于上帝的明天，既来之，则安之。既信之，才交之。我终于知道，《诗篇》说：“神让孤独的人有家。”孤独的人渴望家，却承受不了家。虽



然家是温暖的，但家同样是两个人孤独的交织。所以只有上帝让其成为家的，才能真正算是家。

每年年末，都习惯写上几句，算是总结，也算是聊以安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些人身边走进，也远离另外一些人。从各种繁琐中走向简朴，有时候也恰恰相反，活着活着就开始繁冗地让自己灰心。人生其实不像作文那样，作文可以涂涂改改，可以复制黏贴。可人生无法复制和涂改，走过了就过了，种了什么就收了什么。

这一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这一年，歌舞升平，声色犬马。这一年，江南STYLE像抽筋一样频繁，这一年，我们都还在路上。

索德格朗在《礼物》说：“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我要的只是公园里的一把长椅，有一只猫在上面晒太阳。我想我应该坐在那儿，一封短信紧紧地贴在我的胸膛。我想这就是我的未来。”我想，生活中或许不会有长椅和阳光，没有那只打呼噜的猫，也没有那封可以贴在胸膛的信笺，但我想，只要有未来，这一切都会有的，愿上帝按他的旨意成就。而不是它们决定了未来。

## 雪飘在窗外

小时候喜欢下雪，因为它是雪。长大了不怎么喜欢雪，因为它还是雪。NJ飘了好几天的雪，飘得屋里咳嗽声一片，鼻涕一长串。很多朋友冒雪回家，他们说：“离火车站还有三站路的时候，公交司机提醒道：“要买票的同志可以下车排队啦！”网上报道有人裸奔火车站抗议，不知道抗议的结果如何。

以前回家的火车是那种绿皮的居多，票也便宜。那种绿皮的是相当环保的，没有暖气没有冷气，夏天车里的销售人员就猛卖雪糕赚钱，一路下来买雪糕的钱都比车票贵。冬天倒是暖和，热气腾腾的像刚出锅的包子。人多的时候，随便挤进一个车厢就不错了。以前还记得火车启动的时候，人扒在车门上还有没进去的，就有人用锃亮的皮鞋从后面往里面踹，窗户上也是人，有时火车开了几里地，人的屁股还在窗外。那个时候火车跑得慢，很人性化。

车厢里满满都是人，你也不用双脚着地，悬在半空中也不会倒。行李架上有时候还挂满了孩子。



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是上厕所，比上厕所更痛苦的就是，明明挤到厕所前，却发现厕所里面有很多人席地而坐没法进去。于是咬紧牙，重新回到你刚才的地方，不然就只能站在厕所旁，你的立锥之地会迅速被人占领。

想到那些我就更体会健壮的身体和坚韧的耐力是多么的重要，于是每年我都会提前半个月锻炼身体，长跑练耐力，短跑练速度。从买票到进站，到上车，是一连串强复合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想想当年的自己还真不容易。有人套用仓央嘉措诗说：

“你排，或者不排队，票就在那里，不多不少；你挤，或者不去挤，车就在那里，不等不候；你成，或者不成功，家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你回，或者不回家，父母就在那里；满头白发却依然张开双手拥你入她怀里，或者让她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我看看自己一周后的车票，这关键的时候怎能感冒呢？身边很多人都感冒发烧，一家人都感冒了说自己发烧，我说我不用测也正常，测过后才知道除了我不正常外，大家都很好。人有时候自信是假的，需要用东西验证。就怕验证的东西也是假的，

那就和谐了。

下午的时候去看一位病人，从医院透过窗看，外面大雪纷飞。窗前的花带着娇艳却不自然。病人没有力气说话，我们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给他唱诗篇二十三篇，他慢慢地睡去，带一点迷醉的鼾声。我们一边唱，一边流泪，窗外的雪飘得依然好看。

出了医院，雪花散在空中。我心里一直想着，什么是真平安？就像雪知道它落下来会消失，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向前。有时候自己的心情就像《海上钢琴师》中1900在船上的感慨：“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在哪里？我能看到吗？就连街道都已经数不清了，找一个女人，盖一间房子，买一块地，开辟一道风景，然后一起走向死路。太多的选择，太复杂的判断了，难道你不怕精神崩溃吗？陆地，太大了，像一艘大船……”

想着病人微启的嘴唇，想说什么，却一直都没说出来。我们总有一天会躺在床上，窗外会下起雪花，落尽了生命的繁华，就只剩下了一点点白色的苍茫。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满有盼望地唱起诗歌，轻轻地，然后安静的睡着了。



# 一个冬日的夜晚

虞子

雁鸟急飞，季节变异；沿着河流我慢慢向南寻去；与我而言，那是家的方向。

这一季的雪似乎又来晚了，伦敦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挂起了红红绿绿的灯，这个城市一下子亮了起来，圣诞为浪漫的伦敦化上了娆人的烟熏妆。夜间，漫步街头，站在路口，低头看看被拉的斜长的影子，月光浮在足下。俯身，捡起一枚落叶，于心底，于眉弯，那是曾经美好的时光。夜，原来可以如此诗意。

深夜。落雨中，身后拾起一抹遗落的月光；掬一捧思恋，思恋远方那美丽的海滨小镇，久久徘徊，久久回旋，久久不散。路人，在街角我们擦身而过，漠然地不再相识；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又或许只是在盼望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想起了郑愁予，他曾如此说过，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般的开落/那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圣诞前夕的夜空飘起了毛毛细雨，街角的咖啡香，捧一杯红茶，你在想些什么？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你是否在回顾你的过往。当生命的旅程锈上了层层沧桑的印痕，你是否在思考生命的本质。在西方文化里，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生命为我们降生，耶稣基督从此活在世人的心中，他有着每个人生命的答案，他也有着这个世界的答案。平安夜，于你于我而言，它赋予了什么意义？

邂逅本是一首美丽的诗，我与你邂逅于灯下，从此展开了一段美丽的旅程。邂逅又是一段美丽的梦，梦里玛丽亚遇见了你的祝福；梦里雅各遇见天梯那一端你慈爱的容颜；也是在梦里所罗门求得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梦里但以理见到了奇妙的异象；又是在梦里约瑟看见了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他下拜，梦如此奇妙地预言了他今后的人生。夜间异梦，静静思慕，不知君知否：美丽的启示总是在不经意间与你邂逅，邂逅与花一般的容颜。小小的心不曾知道，邂逅可以如此美妙。

问冬，这一季的雪花何时能开；与你，何时邂逅更美丽的故事？

# 摊牌

莫非




人生有如一叠牌，随着时间的轻风悠然拂过，一张张自会被掀开，人生的实底“原来是这样”。但有些牌不能冒然去揭，怕一旦窥见生命底层幽微的奥秘，我们会失去走下去的脚劲与决心。

作家涤然女士在《一场好哭》一书中就提到，若早知夫妻俩人生再怎么鹣鲽情深，至终也会因着病痛骤然地结束，她，当初还会不会愿意嫁他呢？答案是也许不会。天人永隔后的孤单，是那样一种撕裂的痛，若早知如此，怎么还能走得下去呢？也因此她庆幸不知，使她拥有了“我们”的一生。

如此说来，造物主把“未来”这张牌在我们眼前按住，有时是种慈爱，让人不能对人生狼吞虎咽，择“牌”而栖。我们只能细细地咀嚼，对人生各种酸甜苦辣深刻地体会。

但也许“未来”的牌掀不得，有些牌我们却跟本不愿掀。电影《大峡谷》的女主角在一次晨跑中发现一个弃婴，自此揭开她对城市中一向视若无睹的许多不堪。终于一天她忍不住痛苦地喊出：



“这世界我愈来愈不了解！一个婴儿会被抛弃，有人会住在纸箱里，有人被别人瞟一眼便对你开枪…而我们竟然习以为常！世界是那么疯狂，我再也不知自己作的决定是对是错！”

“苦难”，怕是我们最最无法正面注视的生命真实了。所有的抛弃、贫困、暴力与病痛……把人生蛀蚀的千疮百孔，也把我们原本便微小浅薄的一点爱心吞噬尽净。因此，各人饮各人生活里的一瓶苦醋，早已苦不堪言，谁还有余力去翻人家那张牌呢？也因此这世界再疯狂，人亦自然“习以为常”。

然而有张牌是非常禁不起翻，许多人却跃跃欲试欲一探究竟的——生命的黑暗。深渊是可怕的，里面潜伏一头罪恶的猛兽，随时等待翻牌的人露面，它便跃起捕攫、吞噬。但黑暗又自有一种华丽，“恶之华”的名称其来有自。为黑暗吸引以致长久沉溺的，很少能在深渊中转一圈，还落个全尸。

唯有人生的底牌——死亡，是最没得选择，凡走到头的人都得翻开的。然而一旦翻了，却发现底牌无字，坟墓那头的问号，竟飘在空中响成无止尽的馀韵。此时牌翻尽，游戏也算玩完了，人茫然抬头，会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神秘待解：当初，这手牌又到底是谁发出来的呢？坟墓那头，竟有一双迎接的手……

# 醒悟

小光

据说，在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地中，有一个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墓志铭：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 墙壁上的咖啡

佚名

一日，我和朋友在洛杉矶一家有名的咖啡厅闲坐，品着咖啡。这时进来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的那张桌子旁。

他叫来服务生说：“两杯咖啡，一杯贴墙上。”他点咖啡的方式令人感到新奇，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杯咖啡被端了上来，但他却付了两杯的钱。他刚走，服务生就把一张纸贴在墙上，上面写着：一杯咖啡。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点了三杯咖啡，两杯放在桌子上，一杯贴在墙上。他们喝了两杯，但付了三杯的钱，然后离开了。服务生又像刚才那样再墙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一杯咖啡。

似乎这种方式是这里的常规，但却令我们感到新奇和不解。不过由于事不关己，我们喝完咖啡，付了钱，就走了。

几天后，我们又有机会去这家咖啡店。当我们正在享受咖啡时，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与这家咖啡店的档次和氛围都极不协调，一看就是个穷人。他坐下来，看着墙上，然后说：“墙上的一杯咖啡。”服务生以惯有的姿态恭敬地给他端上咖啡。

那人喝完咖啡没结账就走了，我们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只见服务生从墙上揭下一张纸，扔进了纸篓。此时，真相大白，当地居民对穷人的尊敬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咖啡既不是社会的基本需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享受任何美好的东西时，也许我们都应该想到别人，有些人也喜欢这样的东西，但却无力支付。

再说说那位服务生，他在为那个穷人服务时一直都是面带笑容。而那位穷人，他进来时无须降低自己的尊严讨要一杯免费的咖啡，他只需看看墙上。

我们要记住那面墙！！

（备注：人们提前买了咖啡，让付不起的人享受温暖。这开始于意大利Naples，现已传遍全世界。）

# 那光是真光（外二篇）

王东莉

人大都喜欢做有光芒的人。

以前我工作采访名人明星，发现他们都非常注意言行举止，特别注重在细节上为自己增添光彩，可再小心也难免会有时捉襟见肘，即使不说话，一点小动作微表情就可能泄漏心底晦暗。光彩照人不过片时。

中文相当有意思。光芒二字，光中的芒，麦芒的芒，那是刺。

看人，现实是有光就有芒。一个男朋友说女朋友，有时候可爱极了，有时候却比一切女人都可怕。活在伊甸园后时代，人人均如此。

上大学的时候一到初夏，校门花圃里会有大片紫粉色小花，草本植物，花型非常简单，单瓣五叶却明媚可爱，是我喜欢的。后来知道花的名字叫紫花醉浆草，人们传说的幸运草有四片叶子，属于醉浆草的一种。没想到这样平凡的花，却承载幸运。

想起圣诞节的马槽婴孩，超越一切光芒的光。那光是真光，看起来如此平凡，却成为人类的幸运。





## 迷恋与吞噬

离光越近，越发现大脑不知道心灵的事。人对自己、他人、外界事件的认识，不是偶像化就妖魔化，从未看到真相。而创造的那一位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即真相。

以前喜欢杜拉斯的一句话：迷恋是一种吞噬。没有理解但觉得很有品味。现在有点明白，迷恋什么就被什么吃掉。比如，迷恋爱情就被爱情吃掉，迷恋享乐就被享乐吃掉，迷恋个性（北京话“有个性”）就被个性吃掉。结果，不再懂得爱情，不再会享乐，不再有个性。

而这三者，很多人正在追求。

## 生活换得亮亮的

曾有个博客，某次好久没写，有点不好意思，就换张照片。照片是在植物园拍的：秋天的阳光细密，草地上一棵元宝枫叶片红得很，远远有个背着书包的男孩专注地唱着歌，园子中间有个雕塑，是只鹿，宁静安然，宛如《圣经·诗篇》的句子，“如鹿切慕溪水。”

那段时间其实是觉得生活陈旧了，爱却依旧远。

植物园有菊花展，一种大朵的菊花叫“东海的漫”，名字和花都曼妙。我喜欢的菊花品种是小雏菊和矢车菊，一直记得《海的女儿》的开篇：“像矢车菊花瓣一样蓝的海水，”这句话美得让人惊心。小人鱼没有占有具体的某个人的爱情，却因舍弃爱获得永远的灵魂。

有了灵魂，人就单纯了，生活也就换得亮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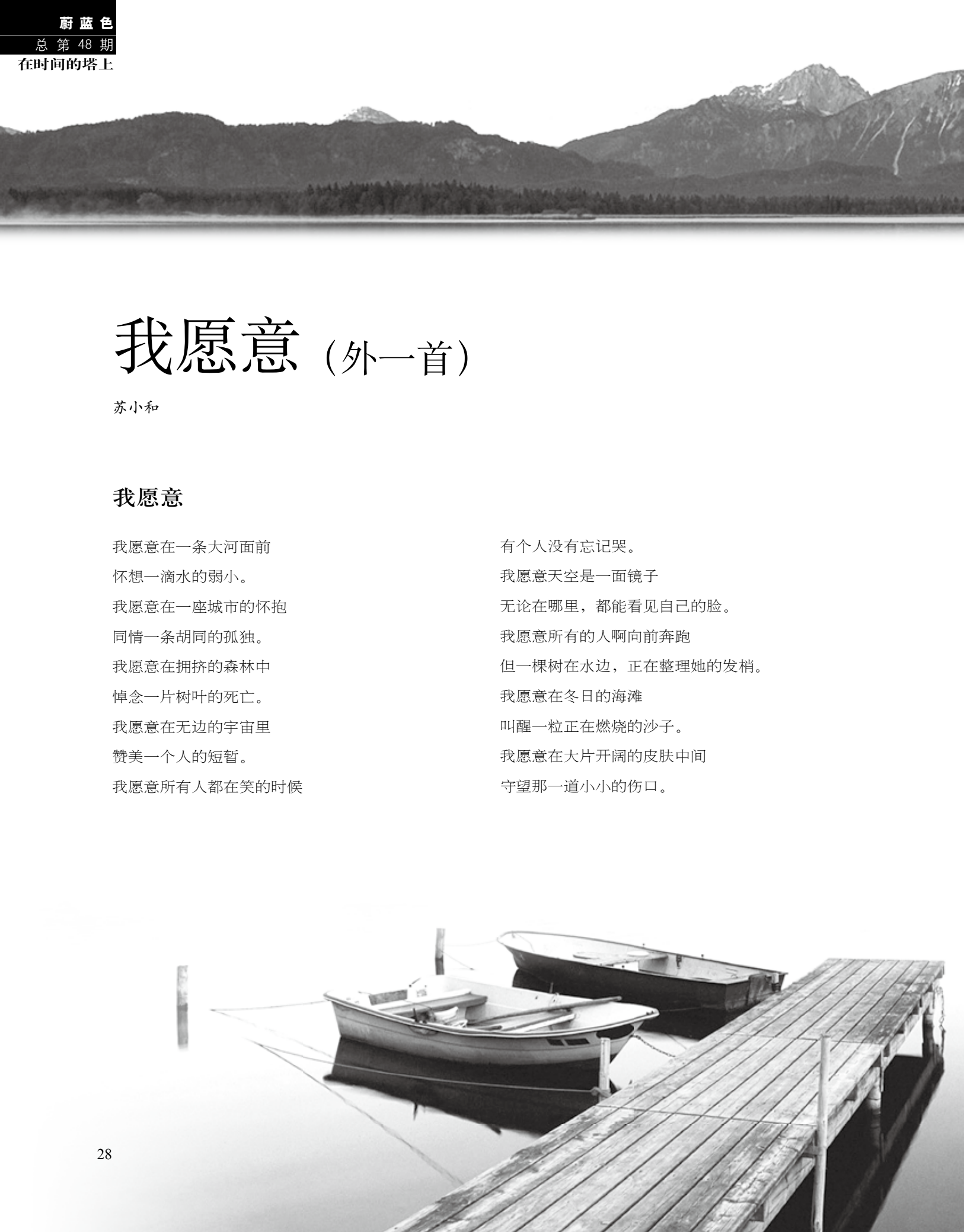
# 我愿意 (外一首)

苏小和

## 我愿意

我愿意在一条大河面前  
怀想一滴水的弱小。  
我愿意在一座城市的怀抱  
同情一条胡同的孤独。  
我愿意在拥挤的森林中  
悼念一片树叶的死亡。  
我愿意在无边的宇宙里  
赞美一个人的短暂。  
我愿意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

有个人没有忘记哭。  
我愿意天空是一面镜子  
无论在哪里，都能看见自己的脸。  
我愿意所有的人啊向前奔跑  
但一棵树在水边，正在整理她的发梢。  
我愿意在冬日的海滩  
叫醒一粒正在燃烧的沙子。  
我愿意在大片开阔的皮肤中间  
守望那一道小小的伤口。





## 伯恩斯坦与天使

死去之前，伯恩斯坦躺在病床上  
休息了整整三个月。  
他一边吃药，一边接见朋友  
药物反应是明显的，眼睛不能睁开  
他只能睡觉，睡在很浅的睡眠里。

不过当我穿着白色的长裙走进病房  
伯恩斯坦立刻听见了  
“嗨，我的天使，我的良人  
裙子不错啊，”他大声说话，还攥着手心  
“你知道，我想念你已经很久。”

是啊，我想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春天  
两个人骑马狂奔，我在前，伯恩斯坦在后  
那时候，泥土正在被春雨浸湿。  
他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像个婴儿一样叫喊  
“你看，你看，我们的脚印有点像五线谱。”

当我再次走到伯恩斯坦的身边，我惊讶地发现  
病重的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诗  
“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准备我的死讯呢？”  
我能够理解伯恩斯坦的意思  
他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他需要一名死亡见证人。

我开始大声唱歌，像在教堂里祷告  
不管不顾，任凭泪水下落。  
“莱尼，莱尼，我的莱尼  
死亡还很遥远，你别着急  
现在你只需要明白，我是多么爱你。”

对了，莱尼是伯恩斯坦的昵称  
所有热爱他的人，都这么呼唤他。  
我第一次遇到莱尼，他正在修钢琴  
脖子上系了一只深红色的蝴蝶结  
他说晚上有演出，很担心突然丢了灵魂。

# 玫瑰 就是玫瑰

匙河



凯特·格林威的插画犹如一座往昔的玫瑰园，散发着在今日看来似乎失真的芬芳。她笔下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宁静与优雅，偶有动荡也只是轻柔的涟漪，而非狂暴的漩涡。在《愚人村的三个人》里，青绿的海水动如风吹过的草浪，更静似柔顺待织的布匹；三个乘碗出海的愚人形成离心式构图，带出令人不安而愉悦的气氛，但一切终归老老实实地待在画框之内，绝不向外泼溅一丝水花和声响。在《爱跳的小琼》里，小女孩在水塘上腾空而起，背后缎带飘飞，手臂却腼腆地缩在胸前，闭起的眼里有可见的羞——游戏中的俏皮此刻也屈从于文雅的气质，成了小小的点缀。过分的宁静是否只是成人对于永恒童年的理想，而孩子进入之时或许不知所措，不像画中人那样手脚都乖乖地安放？但如Henry Austin Robson所言，格林威“把小小的孩子所特有的内向、含蓄的心情，以及单纯、谨慎的尊严，用丰富的爱情、理解的眼光，仔细地描绘了出来，”因而在动感不足的画面和不够灵动的韵律中，那些安静的人物虽然不够释放，却也不至于呆板，仍有别样的生气。因为静与动都是孩子真实的样貌，正如玫瑰无论肆意地盛放，还是绽着羞怯的花蕾，我们拥有哪样都是幸福的。

对于人格与社会中的“阴影”，格林威总是宽容地将之美化，或从容地加以淡化。在《睡懒觉的艾尔西》里，懒姑娘如同娴静的睡美人，一旁典雅的绣花毯子和齐整的窗帘也强化了画框的装饰效果，仿佛“懒散”是一种值得装帧和定格的“美德”。在《汪汪汪！狗在叫》里，贫穷和困窘向孩子侧过它犀利的脸——乞讨和挨鞭子的悲惨生活被远远地撇在栅栏外，只留一片模糊的形影。而观看的孩子双手紧紧揽住母亲，仿佛得着这样的允诺——纵使外面有无尽的凄风苦雨，母亲的怀抱也足以荫庇一生。这样温和、宽软的笔调是否弱化了孩





子的免疫力，使之成为不被碰触的玫瑰，鲜嫩，却没有尖锐的刺？但不同的生命阶段拥有不同的能量，睡懒觉的少女已足以自我评判与承担，偎依着母亲的小女孩却还不到独自生长的时刻，稚嫩纯真本为她的力量。

面对充满俚俗野趣的鹅妈妈童谣，格林威一再表现出她那净化一切的洁癖。大名鼎鼎的蛋头先生从墙上掉下来、国王的马和兵都无法叫它复原的闹剧在《汉普弟·达普弟》里焕然一新，一个清秀的小男孩安然坐在墙头树下沉思，那滑稽的气氛和略为血腥的死亡讯息荡然无存。《杰克和吉尔》远离了路易十六和皇后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背景，演变成儿童生活中无厘头的狂欢，可在以往的插画中两个胖嘟嘟傻乎乎的小家伙如今却成了忘情地亲吻、任由桶中水倾洒的恋人，谱就了浪漫的田园恋曲。这些淡化情节滤化谐趣与血气的画面犹如优美平和的静物，以浓烈的抒情性甚至装饰性掩盖了插画的诠释性和叙事性。人为的整洁和温婉是否出于对儿童的特质及其日常生活的不解，而背离了童谣热闹欢娱的精神，也失于单调，窄化了晦暗不明的语义情境？但这种刻意为之的模式犹如放在摇篮中的玫瑰，带着一种艺术的真实与自然，人们甚至会以生活来模仿这样的艺术，因而使之成真。

或许格林威惯于描绘平凡又美好的事物及悠然而安定的气氛，而稀释那些奇幻、魅惑的成分。在《玛丽玛丽爱抬杠》里，那诡异的幻景——花园里长满成行的海扇贝、银铃铛——丝毫未曾得到鼓励，而只呈现了一种其实也出自想像的洁净和有序、平淡与从容。《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素有神秘与感伤的色彩，主人公被刻画成一个苍白、瘦削、愁苦的年轻人，手中的长笛犹如末日审判时吹响的号角，揭开了故事阴郁的主题。但他身上那股隐抑的激情一直在画中沉睡，仿佛那惊心的魔法（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曾在他的沉默的笛子里沉睡。他吹笛时，那“锐眼里蓝绿的光彩熠熠，/像是向烛焰撒上了盐粒”的情景（可以是圣洁的，也可以是邪恶的）被画面毫不留情地省略了。格林威用内敛的日常气息严严地湮没了难得的激情和潜藏的邪气，而不任由妖娆的野玫瑰在虚构的花园里怒放，甚至这花园里只有永远的春华秋实，而无狂烈的盛夏和凋敝的寒冬。

最后，哪怕粗略地打量画中的孩子，我们都会讶异地发现，从来没有一个儿童插画家如此费心地打扮他们，帽子、项链、丝巾、披肩、裙子、长裤、腰带、鞋子…一应俱全，繁复而不至繁琐。这些高腰服装乃至发型据说出自英国摄政时代，但更多地是格林威本人天才的设计——这样的时装风范不属于任何时代，又适用于任何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少女裙子上雅致的碎花和细腻的皱褶，伴随着她们那稚拙或柔婉的体态、懵懂或雍容的表情，还有端庄、典丽的自然背景，弥漫着一股拉斐尔前派的唯美气息。格林威显然往孩子身上倾



注了这裙裾般千缠百绕的深情，深情却不至滥情。有时，这些华美或庄重的服饰、慵倦或悠闲的表情使孩子们拥有维多利亚时期贵妇人和绅士的派头，似乎模糊了他们与成人之间的界限。但这并非回到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的时代，而可理解为对儿童的天真与成人的世故的一种自然的融合，它暗示着，成长并非遭受疾病般充满危机，而是有着安全的期许与甜美的承诺。就这样，格林威一笔一笔，周详、细密地描摹着孩子，这世上最可宝贵之物，而孩子又时常与玫瑰相伴，或是宛若天使，手执一朵硕大的玫瑰；或是头戴、手牵长长的玫瑰花环；或是手拉手转圈圈，脚下是一枝玫瑰。难怪John Ruskin说，在格林威的笔下，“婴儿就是婴儿，玫瑰就是玫瑰。”

为什么总是这般纯净乃至圣洁的玫瑰？19世纪的童年观念已有转变，儿童不再是清教徒时代那邪恶悖逆的撒旦之子，需要成人不倦的教诲；浪漫主义诗人们热烈地“发明”了童年的纯真，将儿童视为“大自然的祭司”、“来自天堂的信使”，用以对抗工业革命、都市文明和帝国霸业带来的不适。格林威也追随这种神化的天真和理念化的美，哈默林的吹笛人给孩子们允诺的“乐土”因她得到淋漓尽致的理想呈现：孩子们头戴花环，在茂密的花树下起舞、嬉闹、休憩，或紧紧依傍着肃穆的吹笛人，如同华兹华斯《不朽颂》中“天国环绕身旁”的神圣光景。此时此刻的美完全不同于原诗中孩子们因为成人的不义而成为牺牲的悲惨结局。因此，不同于浪漫主义诗人那张扬纯真的力量又表现纯真的不可企及与容易失落的矛盾，格林威着力用这玫瑰园般繁盛的美来抵御邪恶，守护纯真。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能够免遭我们遗忘。”（博尔赫斯）而格林威那出自消逝的花园、从不更色的玫瑰，华丽不至颓丧，甜美不至感伤，欢愉不至凄凉。这样的光彩或许不在现在，而在那遥远的过去和将来。但世界对于孩子永远都是新的。而我们，即使在世界的黑暗中，仍能怀想那不朽的美。玫瑰就是玫瑰。



[英]凯特·格林威《凯特·格林威的图画书》，屠岸等译，连环画出版社（毛毛虫童书馆），2012年6月。





# 我为什么 成为基督徒

任不寐



2013年5月最后一天，我在大草原河边独坐。气温零上30度，夏天到了。看见蚊蝇们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就知道夏天到了。知更鸟、野鹅和林鸳鸯在水边哺育后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躺在青翠的草地上，蓝天和白云在头上如生命的河，静静地流过。这片透明的隧道，穿越了最后的夏天和第一个夏天，将很多往事连成一本小人书，让我看见约旦河里的每一块石头，好预备更远更美的旅程。保罗到过西班牙，如果没有到过，我应该到过。记得一位作者说过：怀旧是一首内在的谣言，是自己唱给自己的童谣。然而随风翻阅自己40年的旷野历程，我的怀旧变成了一首赞美诗，曲名《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这个洞见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今天我如此惊奇：在我40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有



那位自有永有的同在，都有那微小的声音；在每一个时空的片段，天都开着，有梯子连接天地，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我的40年可分成这样七站：一、永远消失的村庄；二、中国人民大学；三、流亡天涯海角；四、寄居十万大山；五、新语文运动；六、魂断河西走廊；七、抛尸约旦河——最后这个阶段，就是我跋涉过政治、友谊、婚姻的“炼狱”，被迫受洗的前前后后。只是这场向生而死，尚未预备好忍耐教会这第四场火堆。但无论如何，2004年的春天和夏天，产难开始了：蚊蝇们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知更鸟、野鹅和林鸳鸯在水边哺育后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

## 一.永远消失的村庄

我爷爷随着他父亲，闯关东到了这片黑土地。远东移民的脚步，一直在回家的路上。祖辈们已经在地里安息了，重演着亚当的命运：出于尘土，归土。

又是一年春草绿。1967年春天，我出生在这个静静偏远的村庄。这是我出生的土房，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童年。

喜欢夏日的夜晚，可以透过打开的窗子，遇见那寻找的辰星。

东方的小博士，还没有启程。小学的同学，如今天各一方，不知所踪。

1980年，开始顺着这条土路，每天清晨到30华里外的镇里上初中。寒来暑往，有辛酸，也有快乐。那时候的信仰叫做远方。我常常幻想着，有一天，不再是离开，而是归来。

1983年，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了。秋天，开始到县城读“重点高中”。县城在很远很远的“南方”。从镇里“换车”，再转去长途汽车。中间经过很多不知名字的村庄。“大都市”让我兴奋。这是我能想象的最豪华的风景了。

高中时代的我，进入“不许别人考第一”的高考体制之中。

1986年暑假在等候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每天从这条乡村大道往南走，成了村里一道风景线。

“建国”以来第一位进京的大学生，让全村沸腾了。但是母亲没有想到，3年后，从关外传来了儿子的死讯。

那时候每个人都像花儿一样在开放，向着美好的未来，向着灿烂的前程。3年后的一天，天还没有亮，我回来了。在苏醒过来的母亲怀里，我昏睡了很久很久。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将永远不再属于这个地方了。我和自己栽种的小树与房屋，留下最后的合影。



后来在中国南方经商，偶尔会返回故乡。  
傍晚一个人出村向东，儿时的东山和小河已经无影无踪。  
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 二.中国人民大学

古老的东方有一个更大的村庄，名叫北京。  
这个村庄北边有一片很长的院墙，村长换了很多届。80年代正在成为一种传奇，一个好消息冲击每个人的灵魂，前所未有的。  
青春是要为什么拼了的一段矜持。只是过尽千帆皆不是。  
每一天都准备着，不知献祭在那一座坛上。  
从未后悔过后来发生的故事。

## 三.流亡海角天涯

流亡之后，到了天涯海角。只有一次返回大陆，暂居杭州。随后到一家幼儿园工作，漂泊不定。  
开始深切经历人和自己。但这仅仅是开始。  
不久转入商海，人情冷暖，余情未了。

## 四.寄居十万大山

带着一份绝望离开他们的特区，转到中国广西。万念欲灰的浪子，很快组建了家庭。小有安慰。  
然后开始经历家庭中的人性。  
开始经历朋友中的人性。



开始经历政治中的人性  
开始经历商场中的人性。  
在广西最后的日子，开始接触《圣经》启示的人性。  
从此开始审视自己的人性。然而，神在哪里呢？

## 五.新语文运动

1998年脱离商海，返回北京。“不寐之夜”诞生了。  
从此开始发起和策划“新语文运动”，1949年以来第一套民间语文教材。  
这场运动让我更深地经历了知识分子的人性，经历了出卖之痛。  
联合出卖将我从已经完成的新语文运动切割出来，我转向大学新语文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借此开始接触了一些文化老人，经历他们70、80年的人生风雨和朝花夕拾。  
经历他们的兴衰荣辱和生死沉浮。  
李锐老人用他的生命见证一份刚强，这对我作大丈夫很有帮助。  
在人性的胁迫下，《大学新语文》最后更名为《大学精神档案》。至此，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民间语文教材全部编辑出版。  
当然，这场出版事业和文化运动，在朝野互动中，你看不见任不寐的名字了。但是，神藉着摩西的出走，赐给他更多。首先，我开始疏远文化知识界。  
其次、我在这些文化老人的理想轮回中，看见了政治朝圣是一条绝路。  
我不认为我在晚年会比他们现在的处境更为自由和平安。  
第三、藉着这场运动，我的专著《灾变论》基本成型了。  
第四、大量阅读，使我前所未有地深入接触了《圣经》和神学。  
与此同时，2000年妻子带孩子移民加拿大。我的婚姻到了新的时期。  
一无所有的我，开始考虑离开北京，不给他们留下一粒粮食。

## 六.魂断河西走廊

在精神上，我已经开始告别北京。2002年开始的一次长途旅行，是河西走廊。这是宗教之旅的开端。

这段时间，我和“公共知识分子”渐行渐远。

我不知道这种分离为自己预备了一堆火，只是在等候一根火柴。

在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任何朋友了。法老和希伯来人，都想要我的命。我最主要的悲剧是：先被伤害而成为他们必须先发制人的仇敌。

当然，我并非无辜。我打死了那个埃及人，责备了我的弟兄。

我甚至做过重建婚姻的努力。我在荒漠中愈陷愈深。我只想去远方。好像在某个地方，神在等我。

我经历过一些寻找上帝的民族和他们的孩子。我经历过宣称已经找到了上帝的民族和他们的孩子。

但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在我和神之间，隔着一堵我的理性无法穿越的高墙。

我知道祂来找我了，但我不知道祂在哪里。

我做梦也想不到，祂在死地，在十字架上向我显现。

多年后我才明白：耶稣寻找你，首先吩咐你去死。

## 七.抛尸约旦河

死亡很丑。但罪人不死，就不能见神的面。死亡很美。

只有十字架上的上帝才是上帝。

我因自己的罪，就这样被三种文字钉在十字架上。我这强盗向上看，神说：寻找就寻见。

这三种文字是：政治、道德和宗教。

抛尸在2004年的盛夏，在基督的死里有份，在基督的复活里有份。

这不是自杀，这是绝对的他杀。而且是祂杀。

从禁足和病痛中起来，我找到一位传道人。那是2004年7月15日。

我选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抛尸约旦河，受洗，受死，归入基督。

我披上一件干净的衣服。20多天之后，离开了中国。

# 一个50后 与90后的哲学对话

志明、Felicia

Felicia，你喜欢哲学？

是呀。

哲学可以学，但不适合当专业。你仔细瞧瞧，古今中外，你找得到一个真正的女哲学家没有？有人说，女人学哲学不仅是女人的不幸也是哲学的不幸。你妈妈书架上那个写《第二性》的波伏娃女士，她是个作家，算不上是哲学家。

哲学是逻辑性的。你喜欢数学吗？

哦，不，我不喜欢数学。

那你不能当哲学家。所有宇宙的奥妙都在数学里。正负数相抵，等于零，零滋生一切。宇宙是零里炸出来的。还有，虚数，一个不存在的数，却是个神秘的存在。奥妙的虚数，灵魂、信仰就与这个虚数有关。

你妈说你喜欢老子，对吧？你妈也喜欢老子，她翻译了我的书《老子与圣经》。

是呀，我妈给了我一本中英对照的《道德经》。

你知道怎么形容“道”吗？“道”，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沙子。上面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有。

我的脚踏到沙子上，就有一道。

叔叔，我有很多问题。



你有个哲学脑袋。对于哲学家，所有答案都是问号。没有一派哲学认同另一派哲学，无休无止，永远没有答案。我在那个漩涡里翻滚了30年，在最权威的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哲学文章。现在我终于回家了。我真高兴啊。

可是，我宁愿痛苦地活着，也不愿意不思想。

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黑格尔说过这话。你知道祁克果吗？就是写《恐惧和颤惊》的那个人，他说，人的天职就是活着，享受生活，惟此为大。知识让人痛苦，活得好才是真智慧。他还说：人活着不是为了拖动锁链，而是为了张开双翼。

小姑娘，你夏天有什么安排？

准备去非洲6个星期。去孤儿院服侍，还有很多活动。本来想去喜马拉雅山，可惜报名太晚了。原来想在山路上安静，想问题的。

知识是好东西，就像上喜马拉雅山。可是，你上去一看，也不过如此。没有到手的东西永远比已经到手的完美。好好过日子吧，智慧的顶峰是生活。是吃饭、是睡觉。

那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想从窗跳户出去，可是窗户太小。试着从烟囱爬出去，可是烟囱太高。然而只要一转过身来，他就会发现，房门一直是开着的！这是维特根斯坦说的。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所以有信仰。此岸的事，到彼岸去找答案。

要看。有许多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我要建立一个裸体社会。叔叔，你说呢，为什么不可以？

可以的，如果是在上帝的国度，因为人心是纯洁的。如果是在人间，就不可以，因为人心被罪污染了。对罪人，赤裸敞开会出问题。亚当和夏娃原来不必穿衣服，吃了分别善恶的智慧果以后才必须穿衣服。

我要找到我自己。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疯了，不正常。

维特根斯坦说，只有让他回归至自己的本性，才会导致良好的结果，使一切显出正常。

你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

我最喜欢康德。

我也是。我讲道的时候常常引用康德，他说：有两样东西使我惊奇：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良心。

康德还说过许多很有智慧的话（这是我后来读到的）：

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因为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它顺乎自然的召唤，却永远同善、德行和谐一致。

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

不学会幽默和风趣，人就太苦了。

目标有价值，生活才有价值。黑格尔说过这个话。

人活着为了什么？

我的朋友只关心化妆、性、药物等等肤浅的东西，我感到孤独。

萨特说，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变得孤苦伶仃是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萨特说生活令人《呕吐》。尼采说上帝死了，他自己疯了。如果神没有启示我，我也会疯。

人人都需要神。在耶稣里认识神，才有正真的依靠。因为祂是原，祂是本。祂是过去、现在、将来。祂是永恒。你是祂造的，祂知道你，爱你。有了祂你才能爱自己，爱别人。





# 上下 (二十三)

##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 信仰—未见之事的的确据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到了上帝喜悦他的明证。

——《希伯来书》11：1-5

盼望，就是因为不在场；实在，就是在场；在盼望之中就已经实了，这就是不在场的在场。信仰就是不在场的在场。在形体（即显然之物）的意义上，所望的只是未见之事，是不在场的东西。在本体的意义上，那不显然的未见之事才是真正的实在，所以，在盼望之中，所望之事已经在场。信仰就是预先在场，而预先在场并不是依照显然之物的系列而在场，而是超越了显然之物的在场。“预先”就是“已经”。“预先”是可



见之物的未达；“已经”是不可见之物的已然。“世界”之所以是世界，不是因为可见的质料，而是因为不可见的本体（上帝的话）。质料是可见的实在，本体是不可见的实在；“信”就是在可见的质料里面把握不可见的本体。“信”是“实”的，但不是可见之物的“实”。

信仰是现象的。不可见之事并不是脱离了可见之事的另外一物，而是可见之事里面的不可见之事；就是在对可见之事的支配上，不可见之事显示了自身的实底。亚伯之所以能够在死了以后仍旧说话，就因为其死后之言已经在生前（即献祭里面）预先说了。信仰不是为死后而预先付出的代价，而是对死后的预先把握。死后的事情必须在生前就在场，于是，它能够持续到死后。“死后”不是对“生前”的奖励，而是对“生前”的再现，或者是“生前”的持续。对于以诺，“上帝喜悦他的明证”不是在“被接去”以后才出示的，而是在“被接去以先”，就“已经得到了”；实际上，正因为“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到了上帝喜悦他的明证”，以诺才会被上帝接去。“被上帝接去”就是“不至于见死”；“不死”就是永恒；永恒不限制于“死后”，而应当见于“死前”。凡等待死后不死的，就必死无疑，因为要到死后才永恒的，一定不是永恒。死前永恒的，死后才可能永恒，因为永恒就是常在。信仰就是死前的永恒。一旦到了死后，“所望之事”已经成为在手之物，“未见之事”也已经在眼前了，信也就完成，也就不在“在”的过程里面。纯粹的本体不是现象，纯粹的上帝也不是信仰。现象一定具有“未见”的成分，信仰永远包含“所望”的要素。反过来，本体一定具有“可见”的成分，上帝永远包含“望”的要素。本体的“可见”就是现象；上帝的现象就是：在“未见”中已经临在，于“望”里已经在手。在“望”中，“所望”已经现身。在对“望”的支配里面，“所望”化为（即现象为）有向度的动态之“在”。“未见”之见，“所望”之“在”，就是信仰。

信仰是存在的精髓，因为只有信仰达到了本体。“象”中有“体”就是现象，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在可见的具象里面具有不可见的本体。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


——《何西阿书》6：6

良善就是祭祀的现象。祭祀是为圣而圣的分别为圣。这种分别为圣，把某一种时空或者形体从日常生活里面分别出来，直接或专门用以敬拜上帝。在这个分别出来的时空或形体里面，人的生活是圣的，故而称之为“分别为圣”。但是，若是这种分别为圣就是自身的目的，它就与尘世绝然对立，毫无同一之处，从而，圣

俗之间就是无法跨越的鸿沟。祭祀不是为了脱离尘世，而是为了更新尘世。祭祀若不能在尘世形式中还原，就不能改变尘世。良善就是祭祀在尘世形式内的还原，换言之，良善就是尘世生活里面的祭祀。良善是祭祀的目的；祭祀只是达到良善的手段。以尘世生活形式活出良善的，是另一种分别为圣。后一种分别为圣，其外在形式与尘世完全相同，也就是与尘世共享同一个时空，与尘世同具一样的物理形体，与尘世合有一种理性思维结构，但是，内里却具有与尘世不同的灵性生命。良善是祭祀的实现。良善是人生命的性质。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生命的实在内容。如果没有弥漫在日常生活里面，良善就是没有实在生命的性质。只禁锢在祭祀里面的良善，也就只是祭祀；实现在日常生活里面的祭祀，才是良善，换言之，良善是日常生活里面的祭祀。

当上帝是非现象的，信仰就是非现象的。若上帝是脱离现象的抽象本质，则敬拜上帝的就只能够是分离于日常生活的孤立仪式，追随上帝的就只能够是独立于尘世社会的“修道院”。上帝是现象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现”了上帝的“象”。由此，信仰必须是现象的，教会必须是现象的。为信仰的信仰是信仰的死敌，为教会的教会是教会的终止，就像为礼仪的礼仪是礼仪的坟墓。上帝是造物主；“造物”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上帝的性质。一个以“造物”为本性的上帝，怎么可能是为上帝的上帝呢？既然上帝已经现象为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的救主），上帝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纯然自在的宇宙本质呢？上帝的非抽象化，就是信仰的非抽象化，而这一非抽象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双向地实现了。礼仪必须现象在日常生活之中，因为上帝就现象成为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罗马书》：1：17

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就白白的称义。

——《罗马书》3：22-24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加拉太书》2：20

《罗马书》与《加拉太书》都是《圣经》中关于“因信称义”或者“因恩典称义”的经典篇章。不过，由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解读结构，这两篇书卷中的学说常常被误读了。理性主义的本体是绝对超越的抽象自在之物；因为从“象”中“抽”出来，这种抽象本体只能于没有现象的地方独“自”“在”着。对于理性主义，本体就是抽象，从而，自在就是非“象”。从这种理性主义的前提出发，上帝的恩典就是没有现象什么事儿的本体作为。然而，本体就是“现”



在“象”里面的本体，从而，本体就是现象。从来没有无现象的本体，就像从来没有无本体的现象。正因为本体就是“现”在“象”中的本体，所以，一切“现”出本体的“象”都是本体自己。现象能够“现”出本体，都是本体之功。这是“因恩典称义”的一层意思。“现”在“象”中的本体依然是本体，同时，“现”在“象”中的本体也必须成“象”。本体的恩典不是与现象无关的自在作为；本体的恩典就是现象之中的恩典，是与现象同行的恩典。既然现象“现”的就是本体之“象”，现象就是“现”出“象”的本体。现象的作为就是本体的作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与“基督”是同“活”的；“基督”的活并没有取消了“我”的活；“基督”的活恰恰就是“我”的活。“我”的“义”无非是上帝的现象。在“我”的“义（即上帝的生命）”里面，上帝采取了“我”的形式，即“现”为“我”的“象”。上帝的恩典并没有窒息“我”的主体性，反倒使“我”成为了至上的主体（即现象的上帝或者行动的上帝）。“我”的行为本来就是上帝的现象，所以，甚至“我”的行为也是恩典。“我”已经“是上帝在我里面活着”，由此，连“我”都是恩典，何况是“我”的行为呢？义都出自上帝，然而，上帝的义是通过“我”的行为表现出来。我是上帝的现象，从而，我的具象仅仅是上帝本体的载器。我所作的，不再是我作的，乃是上帝在我里面作的。“信”就是让上帝在我里面作。“因信称义”不是不作，而是不凭自己作；“因信称义”也不是自己不作，而是不“凭”



自己作。“因信称义”就是凭上帝作。“凭”字已经把“我”放在里面了。“凭”得有主体；“凭”就是“我”凭上帝作。“作”的还是“我”，却是上帝在“我”里面作的。“作”的具象形式仍然是“我”的，但“我”的“象（即‘作’）”却“现”出了“本体（即‘上帝的义’）”。理性主义的解构使得上帝成为一个绝对排斥于“我”的孤独异己分子。如果“我”的行为是上帝的绝对对立，上帝岂不是已经受限了吗？既然无限的上帝可以主宰万有，就可以主宰“我”。“我”的行为成为上帝作为的现象，这证明了上帝的无限。上帝的恩典并不对立与“我”的行为，因为“我”的行为就是上帝的恩典。若是上帝的恩典正现象在“我”的行为里面，不“作”，才没有恩典了。“我”不行义，上帝的恩典就没有现象在“我”里面。

理性主义的解构：上帝，就是非我；我，就是非上帝。在这种理性主义的绝对对立面里，上帝的作为与我的主体活动是绝对排斥的。我作，上帝就不能作；上帝作，我就不能作。在“我作”里面，没有上帝的份儿；在“上帝的作为”里面，也没我什么事儿。这种表面上严守了上帝与我的疆界的解构，实际上却彻底混淆了上帝与我的界限。如果上帝就是绝对的非我，我就永远在上帝之外，而上帝就从性质上不可能进入我。一个不能进入我从而受限于我的上帝还是上帝吗？一个能够被我限制的上帝，仅仅是我的对等物；一个绝对非我的上帝，已经下降到我的水平。我都可以限制的东西，不就和我一样了吗？一个绝对非上帝的我，就是上帝。我把上帝都“非”了，我还不是上帝吗？能够绝对否定的我，即使还没高于上帝，至少也与上帝平起平坐了。上帝的绝对，并不是固守上帝的绝对。上帝的绝对就是绝对的临在；连自己的对立面中都能够临在的，才是上帝。能够进入自己的对立面又返回自身的，才是绝对；能够进入我却不被我消解而依然是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我“非”不了的上帝，才是上帝；能够在我里面作为的上帝，才是上帝。能够包容对立面的绝对，并没有消灭对立面；能够活在我里面的上帝，没有取消我。我作，即是上帝在作的时候，上帝才是普遍临在的无限者。我作无法排



斥上帝的作为，也就是，我开放性地让上帝在我里面作，恰恰证明了我在上帝的绝对主权之下。我的主体活动成为上帝作为的表现形式，这是上帝的荣耀。我若成了上帝手中木偶，只能证明上帝的无能。如果上帝一进入我，我的自由就被取消了，那么，这仅仅证明上帝无法在自由里面作为。上帝不是我的取消；上帝是我的完成。没有上帝的我，倒真的不是我了，因为无上帝的我还没有获得我所必需的绝对支点。上帝在我里面活着，也是上帝的最高证明。连自由都不在上帝的绝对主权之外，还有什么可能逃脱上帝的临在呢？在上帝里面依然自由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在自由里面依然上帝的，才是真正的上帝。

“因信称义”是一种活法。一种活法又怎么可能没有行为呢？“因信称义”所引发的问题，不是由“因信称义”自身引发的，而是由理性主义的解释引发的。“信”如果只是一种纯粹内在的抽象信念，“信”当然与行为无关；若“信”是一种不可解构的生命形态，则行为就不可能从“信”中排除。也许问题还应当进到更深的层次。如果上帝是藏在现象背后的抽象本体，则信仰的关键就是理念。但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现象本身，于是，不可解构的生命才是信仰的关键。“因信称义”不是主观的理念状态，而是主体的生活形态。

“蒙上帝的恩典而白白称义”是指义的渊源。上帝就是义的本体；在上帝之外别无义可言。“白白”指明了上帝作为义的绝对出处。“白白”不是主体不作为；“白白”仅仅规定了：连主体作为都是出自上帝。“白白称义”并没有排除一个人的主体活动，而恰恰要求一个人按照上帝的义去行义。“白白”不是消极的不作，“白白”恰恰要求积极地去作。只有主体性的行义，才可能将义变成“我”的，也就是“让义实现在我里面”。“称义”不是一种作为，而是作为之中的性质。“以行为称义”的不义，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该行为缺乏依靠上帝的性质。“以行为称义”的行为，是自我封闭的行为，是以自身为至上的行为，是不以上帝为义之唯一渊源而不依靠上帝的行为。“因信称义”不是取消行为，而是在行为里面具有了信靠上帝的性质。行为

不是义，在行为里面信靠上帝才是义；然而，信靠上帝的性质必须在行为里面展开。一个从来不作为的“信靠”，根本不是信靠。我全然在我的自我里面，我的“信”就只在我里面，也就是说，我的“信”只是“信我”。同理，若我从来没有“靠”的作为，我也就一直龟缩在我的自我里面，从而，我的“靠”就是“靠我”。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

——《罗马书》4：1-5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艾萨克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雅各书》2：14-18；20-26

《罗马书》与《雅各书》的精神常常被人认为是对立的，实际上，却是反合的。《罗马书》的意图在于指出现象的渊源。一切现象都是本体的现象，或者说，一切的现象都是“现”在“象”中的本体，所以，离开了本体，就没有现象。没有本体，“象”就无物可“现”。能够“现”为“象”的，都是本体的恩典。现象就是本体之“象”。现象就是本体的作为。没有本体，就有“象”而无“现”，从而，也就无现象可言。

“义”就是“好”（见《创世记》第一章），“好”就是“在”，“在”就是本体。“义”“人”就是现象，就是作为本体的“义”“现”在人之“象”里面。“义”“人”就是以“人”之“象”“现”出的本





体。人原本是上帝的现象，也就是人的原创样式就是有“义（即上帝的形象）”之“人”，就是“义”的形象化，肉体化。“罪”就是无“义”，即丧失了上帝的形象。“罪”“人”就是失缺了所“现”本体的具“象”。“恩典”就是重新现象。“信心”就是现象。“信心”就是承认“象”不是自在的自我，而是本体的现象。凡具象都是本体的现象，或者是“现”在“象”中的本体；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具象。“象”所“现”出的都是本体；在本体之外，没有现象，只有假象。罪人就是有“象”无“现”，从而，罪人都是伪存在。“恩典”就是本体“现”在“象”中；“信心”就是“象”“现”出本体。“恩典”必须与“信心”同行。实际上，“恩典”与“信心”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信心”是由现象看本体的向度；“恩典”是从本体看现象的向度。

如果《罗马书》强调的是现象的渊源，则《雅各书》强调的就是现象的实现。现象就是本体；在现象后面并没有一个脱离现象的自在本体。没有现象，就不是本体。没有“现”在“象”中，本体“本”着谁呢？没有“本”着任何东西的本体又如何可以称“本”呢？现象是本着一切的关键。“信心”就让本体“现”在“象”中。“信心”并不是携着一个异质的本体，“信心”就是让本体成“象”。“我”的“象”不再是“我”的“象”（即不再是为具象的具象）；“我”的“象”是本体的现象，从而，就是成为本体之“象”。“我”只是上帝之“象”。上帝就“现”在“我”的“象”中，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没有创造中进入受造物存在的，就不是上帝；没有在拯救时进入罪人生命的，就不是救主；没有在现象里面“现”出自己之“象”的，就不是本体。真正的现象就是“象”“体”同一；“象”就是“现”为“象”的“体”，“体”就是“现”出“体”的“象”。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约翰一书》2：3-4；3：6

“遵守基督诫命的，才认识他”，从而，行才是知；“不犯罪的，才算认识基督”，由此，活出来才是知。在不可解构的生命高度，知和行完全是同一的。理性只能分析客观的物理形态，却无法达到不可解构的生命。只有不可解构的生命才可能达到不可解构的生命，由此，对不可解构之生命的认知都是活出来的。客观的观察不可能看见不可解构的生命；体验是认识不可解构之生命的唯一方式。在这一意义上，不可解构之



生命的认知，永远是主“体”性的，却不是主“观”性的。

上帝是现象的，所以，知行就是合一的。上帝若是“现”在“象”外的抽象理念，我们就可以用无“象”的理性去认识上帝。如果上帝是“现”在“象”内的生命，则认识就是生活。一成“象”，就是“活”。以现象认识现象，就是以生命认识生命。现象就是“行”，从而，只有“行”的时候，才可能认识现象。现象都是主体性的，从而，现象都是体验性的。只能从现象里面知道现象，这也就是说，活（即行）在现象里面的才能知道现象。从外面认识现象的，不过是具象或抽象。“象”内的“知”都是“行”出来的；“象”外的“知”只是想出来的。以抽象思辨去想上帝的时候，还不认识上帝。无论你有多么完备的神学体系，你仍然停留在可以解构的层次，距离不可解构的现象还有天与地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活在基督生命里面的河南乡下老太太，其对上帝的认知绝对地超过未曾活过基督生命的神学院教授。上帝是不可解构的现象，岂



是抽象理念可以认知的？认识上帝的唯一方式，就用不可解构的自我生命活过上帝的生命。“道”是“成了肉身”的；你不以“肉身”活过，怎么可能认识那“道”呢？

认识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认识，而在于认识本身；换言之，真正的认识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本体性的。对于本体，不认识的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信仰就是不认识的认识，因为信仰就是用不可解构的生命去体验本体的“在”。信仰是不解构的认识。在解构的意义上，信仰不是认识；上升到不可解构的高度，才会发现：信仰就是认识。连认识“认识”，都需要信仰。每一次解构，都是有限主体投射在无限本体上的影子。有限主体的解构，也就只能达到有限的高度。对本体的真正认识，必须是接受，也就是不解构的领受。这就是信仰。解构出来的，不会是本体，只是自我。解构只能抓住自己的投影。不解构本体，得到的才是本体。海德格尔的“诗意”就是这一方向上的探究。

现象不可分析（即解构）；现象只能体验。分析即抽象，而一从不可解构的“象”中“抽”出来，也就失去了“象”的不可解构。所抽象的，都不是现象；任何抽象，都没有达到现象的高度。现象的高度，就是本体的高度。这就是“不可解构”的高度。在“不可解构”的意义上，现象与本体是同一的。现象就是“现”在“象”里的本体。本体就是“现”在“象”里面的不可解构之物。所有的分析，都是脱离本体，而非认识本体。现代西方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此。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圣经·哥林多后书》4：18

# 在永恒的 亮光中生活

陈宗清

南加州著名的基督徒哲学家魏乐德（Dallas Willard, 1935-2013），于今年5月8日安息主怀，享年77岁。他的离世带给许多人无限的惋惜，因为他一生竭力活出基督的样式，对认识他的人产生莫大的影响。身为现象学的权威学者，同时又是注重心灵深处与主联合的敬虔圣徒，这两种身分似乎很难协调，然而在魏乐德身上却显出特有的圆融互补，并且相得益彰。

魏乐德在南加大教授哲学达48年之久。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上为他写纪念文的奥伯格牧师（John Ortberg）认为，魏乐德是他所认识最聪明的人，但这位思想家对人最宝贵的祝福，却是他认真地活在神国度的实际中。魏乐德两岁时，母亲就撒手人寰，她对丈夫的遗言是：“让孩子们活在永恒的面前。”（Keep eternity before the children.）

有一次奥伯格牧师夫妇和魏乐德一起晚餐，这位灵修大师开始谈论神是何等的美好，顿时他的脸绽放光芒，奥伯格的妻子却泪水扑簌而下。在这个注重物欲享受的时代，我们经常全被周遭容易刺激感官的东西所辖制，而失去“永恒”的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像魏乐德这样的智者来提醒我们：要认识真实（reality），并且竭力活在神的真实中。



# 对幸福的回应

## ——史怀哲人生的重要决定

华姿

1896年的圣灵降临节，阿尔伯特是在京斯巴赫度过的。

初夏的京斯巴赫，天空正在转蓝，太阳光是柔和的，树叶间的风是柔和的，黄杨树上的鸟叫以及葡萄园里的蜂鸣，也是柔和的。

又一个明媚的早晨，在布谷鸟一声接一声的啼鸣中，阿尔伯特从沉睡中醒了过来。恬美、舒适、愉悦、安宁，这就是阿尔伯特的假日生活。一缕阳光恬静地照在窗户上，阿尔伯特惬意地睁开了双眼。

就在这时，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我很幸福，我的确很幸福。但我可以独享这幸福吗？我可以把这幸福当作理所当然之事，来坦然接受吗？我有这个权利吗？

对阿尔伯特来说，如果他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别人却在不幸与苦难中过着悲惨的生活，那是无法想像的事。也就是说，他是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过他的幸福生活的，他一定要为此做点什么。

布谷鸟仍在窗外鸣叫，一声声，又一声声。阿尔伯特没有即刻起床，他躺着，出于一种深刻的幸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他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困扰着阿尔伯特了。比如，当他听说格奥尔格没有肉汤喝、而自己却能一周喝两次肉汤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些小学同学因家境贫寒只能辍学、而自己却可以继续升学的时候，他就无法安宁了。

上大学后，他看到自己很幸运——能读书，还能在学术上和艺术上有所建树，有的青年原本禀赋优良，却因物质条件或是健康问题，而不得不失去这种幸运。这个时候，他也无法安宁。

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在诘问自己，即使在学业最繁重、经济最困窘的时候：“我有没有权利独享幸运而不付出？我有没有权利只把生命留给自己？”

诘问的结果是：“我并没有这个权利，我并没有权利把我的幸运、我的

健康，乃至我的才能，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

对幸福权的思考，是史怀哲博士青少年时代的第二件大事。

其实，任何一个幸运者恐怕都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圣经·路加福音》12：48）幸运者必须向不幸者伸出援手。这是上帝的召唤，这也是幸运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此，史怀哲博士写道：“一个人若是在生活中获得了许多美好的东西，那么，他就必须为此作出相应的奉献。因为我们必须共同背负这个世界的烦恼与重负。”

耶稣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阿尔伯特都不太明白耶稣的这句教导，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今日今时，就像使徒们在五旬节的早晨，被圣灵充满，忽然明白了耶稣的所作所为一样，阿尔伯特终于明白这句教导对他所蕴涵的深意了。

“如果我幸福，我就必须为这幸福做些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回报它，否则，我就在亏欠。”

因此，在起床之前，阿尔伯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30岁之前，为学问和艺术而活。在30岁之后，为直接服务于人而活。

此时此刻，虽然阿尔伯特还不清楚将来究竟要从事怎样的工作，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从事怎样的工作，都必须是、且只能是直接服务于人，即使那工作毫不引人注目。

收留无家可归者？照顾贫病交加者？探访囚犯？或是教育流浪儿童？这些，阿尔伯特可能都想到过，但他绝对没有想到：17年后，他会远赴非洲，在那片被太阳灼伤的土地上，做一个因爱而受苦的丛林医生。

决定一旦做出，阿尔伯特便觉得：他不仅拥有外在的幸福，从现在起，他还将获得内在的幸福——那种只有献身于世或服务于人才能获得的幸福。



##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http://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http://www.skybluemagazine.net)

###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mailto:skybluecp@hotmail.com)

###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  
tionInc.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Blue  
Tel: (416)297-6540  
Fax: (416)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德国/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 bookroom@  
cocm.org.uk

#### 香港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环球广播公司  
Room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TEL: 852-27808336

新西兰/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0630  
New Zealand

###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每月每季每年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